



贵州人民出版社

山国烟云

康后元 著

山国烟云

康后元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夏 凡

封面设计 石俊生

山 国 烟 云

康 后 元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省黔西南州印刷包装总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300千字

1993年6月第一版 1993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书号ISBN 7—221—02992—X/I.411

定价：6.89元

山国多英杰 笔下起烟云

(序)

枕 木

我和康后元同志虽是同住一城、相识多年的朋友，平时接触却不多——偶尔在街上相逢或会上碰面，只是寒暄几句，随即含笑道别。君子之交，仅此而已。这也难怪，因为我们各自都很忙，各自都惜时如金，不仅切割不出一大块时间来谈今论古，甚至也逮不到一小点机会来评诗议文。既然是君子之交，我们之间的友情，多年来始终如水一般澄清和淡洁。

大概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吧，在他的长篇小说《山国烟云》出版之际，他执意要我作序。对作序之类的事，尽管我自知人微言轻，难以下笔，但出于他的信赖，后来还是欣然应允了。后元同志是一位我十分敬重的兄长，早在“文革”前的60年代初期，当我还在四川工作时，就拜读过他的一篇被选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人新作选》中的作品，这是当时贵州唯一入选而获此殊荣的一篇。为此，他还作为贵州省的青年作家之一，出席1965年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他这时期的一些作品，人物性格鲜明，细节真实感人，语言生动诙谐，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

印象。遗憾的是，正值他笔头健旺、鼓荡起创作的风帆向文学之海进发时，“文革”的风暴袭来了，他的创作之船也因此而搁浅。他在“文革”期间所经历的磨难，已在其《山¹国²烟³云》的《后记》中有所提及，简言之，就是曾背上“利用小说反党”的罪名，被批判过，被抄过家，一气之下，甚至当众用一把火烧毁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草稿，发誓不再从事文学这一“危险的事业”……

但是，就我了解的情况而言，后元同志并非疏远文学。与那些过去痴迷于文学、现在依然钟爱着文学而又不时为文学所困扰的作者一样，他胸中既怀着一颗雄心又怀着一颗童心，无时无刻不在圆着自己的文学梦。粉碎“四人帮”后，他重新拣起丢弃已久的笔，不倦地写作，时有令人感奋之作见诸报刊。更使人钦敬的是，最近9年，他担任中共黔西南州委秘书长一职，虽然肩负重任，百事缠身，仍笔耕不辍。这部30多万字的作品，就是他在此期间忙里偷闲、灯下苦战的成果。这是黔西南作家公开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他用文学语言向黔西南人民写出的一份较为出色的答卷。

从题材取向上看，《山国烟云》是一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是作者依据黔西南农民暴动的史料和传闻创作的。地处北盘江和南盘江夹角地带的黔西南，重峦叠峰，沟壑纵横，是名副其实的山国。作者截取黔西南这一角多山的土地，描写30年代初期盘江流域的布依族人民，在毗邻的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与当时反动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跃动在这幅壮阔的历史画卷中的，是韦英娇、王大马刀、杨巧、铁娃、贺延飞、洪智辉、何敏云等10多个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人物。或许，选取这类题材，在言情、武侠、警匪小说充斥书刊市场的今天，似乎有些缺乏“时髦感”，甚至会被有些人视为“吃力不讨好”。然而，正是在对题材的选择上，我们看到后元同志作为一名党员

作家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以及对黔西南革命斗争历史的深情注视。

在创作方法和叙事模式上，作者不趋时，不媚俗，而是恪守现实主义传统，从容、执著地采用写实手法，在细腻地描述这场可歌可泣的布依族人民革命斗争的同时，真切地表达了自己的审美理想。不难看出，整部作品无论是在结构安排、冲突设计上，还是在人物塑造、语言驱遣上，都是相当“传统”的。惟其“传统”，才使作品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比那些故作高深其实并不高深之作更能引发人们的阅读兴味。全书分为上篇、中篇和下篇三大部分，每篇10个章节，篇幅大致相等，在艺术结构上呈现一种匀称感。上篇侧重交待30年代初期革命火种撒播盘江流域时的历史背景，表现当时主要社会矛盾酝酿和生发的情势；中篇围绕对靖平县城的攻占和防守，描述农民起义军与反动势力的生死较量；下篇着力描写农民起义军向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的前夕，在盘江沿岸与敌人巧妙周旋，打击敌人，突破重围的战斗历程。在矛盾冲突的设置上，作者设计了两条线索：一条是洪智辉率领的布依族农民起义军与白彦杰、黄大魁指挥的防剿团、老鹅军之间的斗争，另一条线索，则是反动势力内部白彦杰、杨敬斋与袁文武、黄大魁之间的斗争。两条冲突线索相互交织、碰撞，增强了情节的曲折性和生动性，同时也脉络清晰地勾画出当时盘江流域的历史风貌。

由于作品反映的是盘江流域布依族人民的生活和战斗，因而在一些情节的安排上，带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如农民起义军聚集于南山寺痛饮鸡血酒结盟，在老营盘上巧用“洗马退兵”之计，黑石关场坝的赶场天情景，以及几次出现的布依族情歌对唱等情节，都洋溢着浓郁的民族色彩。众所周知，黔西南是一块盛产民歌的土地，布依族是一个爱唱歌的民族。布依族人民不仅用歌声来歌唱自己的劳动和爱情，而且也用歌声来进行战

斗。作者根据布依人民酷爱唱歌的特点，为农民起义军特意设计了几次情歌对唱，如在南山寺前的山林中对杨敬斋及防剿团丁进行伏击、在老营盘上面对敌人大队人马包围、在绿树峡对送信给黄大魁的苟文书进行拦阻的场合，都用“情歌对唱”这一特殊形式来传达战斗的信息。可以说，这种设计是颇具匠心的，也是充分“布依化”的。在这里，“情歌对唱”已经成为小说情节链条中有机的一环，成为迷惑敌人、消灭敌人的一种有力武器。农民起义军大胆地用歌声的绳索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显示了布依族人民的聪颖和机智。

后元同志的语言功底，也是为人称道的。在这部长篇中，除了继续保持他过去农村小说中那种生动诙谐的语言风格外，还注重发掘鲜活的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语言，来凸现人物性格。如形容韦英娇的父亲、“撵山王”韦刚的直爽性格时，说他的性子“不是树藤藤，能直能弯，而是直树子，不怕墨线弹”。描写地主杨敬斋摆起一副伪善面孔，对身陷囹圄的韦英娇假惺惺地劝说：“树干不亲桎桎亲，本乡本土的，拉什么硬弓，结什么儿孙仇？”老鹅军团长黄大魁奚落伪县长白彦杰是个迂夫子，说“他读书读到牛屁股上去了。”讥讽欺软怕硬的人，是“啃不动青桷啃泡木。”而且，还对不少布依族谚语和俗话加以妙用，如“一只手难捉两条鱼”，“撵鱼进笆篓”、“火不落脚背不烫人”、“凤凰不同老鹅打亲家，山羊不同老虎讲仁义”等，使我们领略到布依族民间语言的丰富、精彩，以及独具的表现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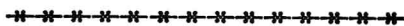
不必讳言，书中也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是历史背景过于虚化，广西右江红区党组织对盘江流域农民起义军的领导，仅是象征性的，因而作品中反映的这场农民革命斗争，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倾向。其次，在艺术布局方面，对事件的过程性描叙挤占了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尤其是在表现何敏云大义灭亲、韦英娇与洪智辉、何敏云与吴起之间爱情这些最能展示丰富、复杂人性的地

方，用笔太拘谨，笔尖仅从人性厚土的表层滑过，减弱了作品应有的魅力。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孔之见，对全书来说只是白璧微瑕。对我的姑妄言之，也希望后元同志姑妄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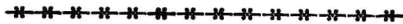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后元同志的写作劳动的确令我惊异。30多万字，毕竟是一个字一个字地从他笔尖流淌出来的。他没有愧对黔西南人民，也没有愧对黔西南文学界。尽管他说这部作品，是他“在坎坷的文学路上留下的歪歪扭扭的脚印”，但毕竟已经把脚印留下了。退一万步说，即使作品问世后一时不会引起轰动，即使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评价，也是自然的，不足为怪。印度大诗人、大作家泰戈尔说得好：“天空中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是我骄傲，我飞翔过。”

想必后元同志也会无悔无憾地说：在文学的天空中，我好歹飞翔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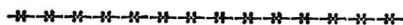
上 篇



山 风 乍 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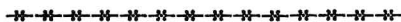
中 篇



城 上 烽 烟



下 篇



盘 江 壮 歌



人猿相揖别。有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雪。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毛泽东《贺新郎》

在云贵高原的大山深处，乌蒙余脉向桂西北十万大山连袂的地方，万山聚合，重峦叠嶂，望不断，数还乱，不知山有几千万！似铜墙铁壁，把山国封闭了无数个世纪；若神韵妙笔，皴擦点染出古老的灵气；如翻江巨澜，激荡着历史的疾风骤雨。其间有两条银龙——南盘江和北盘江，从源头的洞穴里悠然而出，在山国中汇合千溪万流，回肠荡气，奔流不息。在两山环绕的地方，人们以其山之峻，水之美，称誉为“银河宝山”。

故事曾经在这里发生……

—

在离省城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小镇。这个小镇是滇黔官道的必经之路，逃难的人群，经商的大贾，驮洋纱的马帮，卖大烟的贩子，走江湖的伶人，九流三教的怪杰，五花八门的游子，都在这里迎来送往，聚散分合，十分热闹。

在临街一角，摆有一个摊子。一位二十七八岁的男子，蓄着短发，眉目清秀，深灰色的长衫洗得有些发白，他卷着衣袖，手指头在一只海碗里蘸着浓墨，灵巧地在一块光亮的白粉牌上作画。泼墨渲染，恰到好处，细微之处却又能走笔如丝，精当得法，不一会儿，就在白粉牌上画出了鱼、虾、虫、草，比用笔描绘的还要维妙维肖。围观的看客们一个个啧啧赞叹，霎时间，人头攒动，越围越多，娃儿们还乘机从大人腋下、胯下钻进里圈，瞪着大眼睛观看指画绝招。

文墨先生招揽顾客全凭这拿手好戏。他见围的人多了，画完一幅“双鱼图”后，在桌下的一只面盆里洗了手，又习惯地在长衫上揩了揩，然后抱拳拱手，笑着说道：“各位老少，要代写书

信的、办红白喜事写对联的，在下我这里纸笔现成，当场书写，价钱便宜，包君满意。”说完，对围在桌前的看客们打个招呼：“捧场的兄弟，请退一退。”站在桌前的几个人向后退了退，让出一步左右的空隙。文墨先生走到桌前，又自我介绍起来：“本人才疏学浅，写字难比王羲之千变万化，纯出自然；不如颜真卿雄健豪放，笔移泰山；也非柳公权体势劲媚，骨力透纸，但自幼随父习字，能补壁应付，涂鸦释难，在江湖上找碗饭吃。”说着用手指指桌围。人们顺他手势看去，才注意到桌围上压着一幅红纸黑字对联，上面写着：

龙飞凤舞珠玑字

良言美语万金书

这副对联写得确有功力，近看庄重遒劲，远看潇洒传神。

文墨先生又抱拳拱手，对大家说道：“各位需要在下代书的，请多多赏光！”

生意开了头，写寻人启事的，写庚书请帖的，还有写家神牌位的，就跟着而来。他文思如泉，技巧娴熟，顺当自然，一挥而就，顾客们都笑盈盈而去。生意兴旺时，他忙得满头汗水涔涔。有时生意清淡，他也不为此发愁。无人问津时，就埋头自个儿地画着鱼、虾、虫、草，画了又擦掉，擦掉了又画，像在以此消磨时间或等待顾客，也像在刻苦学艺，如唐伯虎之自辟径畦，要享出兰之誉。天长日久，人们看惯了他画的鱼、虾、虫、草，对这位文墨先生就不大在意了。

这天，他收了摊子，把做生意的“行头”寄放在临街一家铺子里，夹着一个布包回到客栈。刚进屋，就听到客栈后院中有争吵声：“年轻人，我栈小利微，你十天没开房钱，现在又一病不起，不是我撵你，是请你可怜可怜我，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

吃官司是小事，这衣食饭碗打掉了，我上有双亲，下有儿女，十几张嘴要吃饭。”

“老板，请放心，我死不了，病好了，房钱饭钱会找来开给你。”

“我是小本生意，经常找米下锅，现找现吃，你就可怜我一下。我不想三个铜板逼死英雄汉，前十天的店饭钱暂记着账，后十天的先给现钱，要不，请你另找宝地吧！”

这话软中带硬，一听便知是铁石心肠。

“不会白吃白住你的，我这里有支钢笔，有件呢料衣服请你拿去当了，抵你的欠账，我另找住处去。”

屋里发出一阵响声。

“年轻人有志气，佩服。”

“你少说点刻薄话。”

“这叫窄路上拿人。”

“算我住进了黑店。”

“你白吃白住还嘴硬？”店老板双手抱在胸前，偏着头，斜着眼，歪着嘴，话从鼻孔里哼出来，“对不起，我要现钱，少一分一厘也别想跨出这门槛。”说完就轻蔑地望着年轻人，故意地摇着身子，在地上点着脚尖。

“你等着，我卖光衣裳裤儿也拿钱还账。”

又是一阵响动之后，年轻人挣扎着下了床，脚还在打颤。他拿了个包袱，转身想往外走，一个人突然出现在屋门口。

年轻人抬头一看，怔住了。这个陌生人，眉目清秀，短发长衫，一副斯文样子。

“哟，先生回来啦？我们说话大声了，打扰先生，很对不起呀！”店老板一见文墨先生就脸上挂笑，分外殷勤。

“你呀，鼻子生得矮，说话会转拐。”文墨先生笑笑说，“他欠你多少钱？”

“哟，先生莫非你——”店老板脸都笑圆了。

“谁都有落难的时候，俗话说，英雄就怕病来磨，你何必落井下石呢？”

“小人不敢，”店老板赶紧转弯，“先生，你也是知道的，我栈小利微，一家十几口人吃饭……”

“别说了，他欠的钱由我结账”。这位陌生人对店老板说，“他可能一路受了风寒，你去给他拣几副药来，帮忙服侍服侍，我不会亏待你。”

年轻人听了大吃一惊，这位先生仿佛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是怎么生病似的。

客栈老板心想，哈，想不到他来提这个死人脑壳，一叠声说：“先生侠义心肠，乐善好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

“老板，人之初，性本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哪个吃了五谷不生病？人有三病两痛要靠大家帮忙呀！”

“对，也算这个年轻人时来运转，遇到了及时雨、小孟尝”。客栈老板这时做出一副恭维样子对年轻人说，“这位小哥也是一副贵人之相，将来飞黄腾达是不会忘记先生的。”

“快去给他拣药吧。”文墨先生递了张大票给他，催促他快走。

客栈老板啾啾连声地走了。

文墨先生把年轻人扶回床上躺下，安慰地说：“好好躺着，吃两副药就会好的。”

“先生，你……”年轻人如鲠在喉，泪水从眼角悄悄地流出来。

“咋啦？”文墨先生笑着问。

“谢谢你，天底下毕竟还是有好人。”

“何止有，还多着呢。”

“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就按客栈老板的称呼，叫文墨先生吧！鄙人才疏学浅，仅